

长篇小说

官道

石钟山 著

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电子工业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官道

石钟山
著


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电子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道 / 石钟山 著. — 北京: 电子工业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121-10722-1

I. ①官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0683号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书名: 官道

GUANDAO

作者: 石钟山

责任编辑: 李 影 胡 南

策 划:  念念文化 NBooks

特约编辑: 刘玉浦 何 立

装帧设计:  灵动视线
010-85963452

出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

发 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号信箱

邮 编 100036

开 本 787×1092 1/32

印 张 4.625

字 数 100千字
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121-10722-1

定 价 20.00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,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

若书店售缺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, 联系及邮购电话: (010) 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ts@phei.com.cn,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: (010) 88258888。

目 录

一 / 1

虽然他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，但机关的工作程序一直是走在时间的前面。尤其是干部工作，历来都是如此，不论是晋升还是退休，机关的处级以上干部，总要经组织部门这么提前地走上一遍。谁都知道，不管走不走一遍，该升就升，该退就退，但机关就这个程序。

二 / 11

两人很少以今天晚上这种方式见面，老厅长自然把笔墨推到了一旁，拉出一副要深谈的架势。李玉田不想拐弯抹角，有戏没戏他只想有一句痛快话。他就先说了王副厅长快退休的事，又说了机关几个处长都在竞争副厅长的事，再说到自己和张厅长目前的关系，老厅长便什么都明白了。老厅长没有说话，而是把双

手交叉在自己的腹前，头靠在沙发上，他在闭目想着什么。

三 / 24

小魏的到来令李玉田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多了起来。他经常对小魏嘘寒问暖的，处里的一些大事小情他也愿意和小魏切磋，有许多事，李玉田自己不拿主张，而是微笑着从自己的里间办公室走出来，踱到小魏面前，笑咪咪地问：“小魏你看这么办好不好？”小魏似乎很不领情地说：“你是处长，你说咋办就咋办吧。”

四 / 33

关灵和领导讲话时，样子是很妩媚的，站成个T字步，腰与臀也不时地扭摆着。声音也是极温柔的，双眼里尽力含着些许的水分。她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女人，她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以引起男性领导对自己的注意，最后达到关爱。

五 / 44

就在苏群知道自己病情那一天，他觉得日子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的他把大部分心思都用在了为早日

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上，当他辞了副处长职务之后，他便一身轻松了。名利离自己远去，生活便回到了最真实的状态。

六 / 56

王副厅长凄然地笑了笑说：“以前那么多人尊重我，其实都是假的，他们是在冲副厅长说好话，而不是冲我。以前这个理我也懂，可没有这么深的体会，直到现在我完全懂了。”

王副厅长说完重重地靠在椅背上。

七 / 68

就在王副厅长即将退休的时候，柳琴的爱人调回了省报，柳琴又用这些年的积蓄买了一栋别墅，这一切又都意味着什么呢？

那天李玉田去王副厅长办公室，王副厅长突然问李玉田：“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真的？”

李玉田很茫然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好定定地望着王副厅长，他发现王副厅长头上的白发又多了一成。

八 / 80

李玉田知道，田副省长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国家某部委当处长，这个小儿子搞了一家文化公司，就是在文化厅注册的，机关里不少人都认识他。李玉田早就听说，别看田副省长小儿子年龄不大，在情场上却是一个采花高手，三十岁了，仍没结婚的意思，专找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恋爱。他没想到田副省长的儿子竟“采”到了小魏的头上。

九 / 91

小魏越是这样，李玉田越不死心。他眼睁睁地看着仙女似的小魏，可以和那么多男人桃红李白，就是不能和自己咸咸淡淡。没几日，他借口说自己这阵太忙，电话又太多，让小魏搬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办公。

十 / 102

当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人一下子似乎就超脱了。当上处长能怎样？厅长又能怎样？多分一间房子，上下班有车坐，然后呢？就是没完没了的官场上的竞争，稍不留意，没跟对人，或出现点差错，就什么都白费了。为了这一目标，得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

都用在那个奔头上，到头来一切都是虚幻的，如同做了一场梦。

十一 / 113

李玉田在王副厅长的床前床后、左左右右看了一眼，发现满眼是一片空空荡荡，他就断定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一个人来看过王副厅长。想到这儿他故意问：“其他处室的领导都还没来过吗？”

王副厅长就长长地慨叹一声说：“人都说，客一走茶就凉。我这人还没走哪，茶就凉了。现在的人啊！”

李玉田也就跟着欷歔了一番。

十二 / 128

王副厅长一退，厅党组便把推荐副厅长人选的工作放在了明处。以前几个厅领导也都有考虑，但他们开了几次会，意见总是不能统一，各唱各的调，把张厅长弄得很恼火。有人就建议搞民意测验，这也是这几年刚兴起的一条民主途径，于是就把正处级干部名单打印出来，这里包括处长，也包括正处级调研员。

—

王副厅长晚上六点准时走出了办公室。今天机关没有什么应酬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他正点下班。在六点差五分的时候，他呼了自己的司机小衣，告诉小衣自己今天将准时下班。王副厅长走出机关办公楼时，他的那辆黑色奥迪还没有来，他习惯地看了一眼腕上的表，这

时他发现已经是六点五分了。他习惯地向停车场方向望了一眼，看见一辆奥迪正缓缓驶来，到了近前，他才看清不是自己的车，是张厅长的车。张厅长的司机小梁摇下车窗冲王副厅长点了点头，这时，张厅长出现在王副厅长身旁，张厅长就说：“怎么，老王你的车还没有来？”

王副厅长忙说：“不着急，我再等一等。”

张厅长这时已走到车旁，司机小梁早已下车为张厅长打开了车门，等张厅长坐进去后，用力适度地把车门关上了。

张厅长的车不急不慢地从王副厅长眼前驶了出去。王副厅长又看了一眼腕上的表，时间又过去了五分钟。他有些焦灼，在台阶上走了几步，向停车场方向望了望，那里只剩下一辆车了，王副厅长知道，那辆车就是他的。可他

对那辆车千呼万唤，却不见小衣把车开过来。

王副厅长当副厅长已三年有余了，司机小衣自然也就是他的专车司机了。以前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他走出来，小衣总是及时地把那辆奥迪开到他的面前，然后走下车，拉开车门，直到他舒服地坐好，小衣才把车门关上。小衣今天迟到，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王副厅长有些不适应，站在机关门口的台阶上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又看了一次表，这时距他离开办公室已经二十分钟。

王副厅长有些不耐烦，他最后朝停车场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气势汹汹地走出机关，走过一条马路，挥手拦了一辆的士，他上车时用了很大的劲把车门关上。出租车司机很不满地看了他一眼。他说出了家的位置，把头靠在座椅上，

闭上眼睛，便一言不发了。

昨天，机关组织处就把他的退休申请报到了省委组织部。虽然他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，但机关的工作程序一直是走在时间的前面。尤其是干部工作，历来都是如此，不论是晋升还是退休，机关的处级以上干部，总要经组织部门这么提前地走上一遍。谁都知道，不管走不走一遍，该升就升，该退就退，但机关就这个程序。

以前王副厅长对这一程序早就司空见惯了，觉得没有什么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当轮到他自己时，他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有一丝失落，又有一点别扭，总之心里有些堵得慌。那份感觉有点像人活着就知道迟早有一天会面对死亡一样，当死亡离自己还远时，并不觉得有什么，不管

怎么活，总是有滋有味的；当死亡真正走近时，人才感受到了那份恐惧。

当王副厅长坐进出租车里，而不是自己那辆熟悉的奥迪时，他才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真的要退休了。也是在这时，他第一次对司机小衣有了一种厌恶感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小衣给自己开了将近四年的车，对他的习性了如指掌。只要他一坐上车，小衣总是及时地放起音乐，小衣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歌曲，每次有业余活动时，在有卡拉OK的场合里，王副厅长总要唱几首自己喜欢的歌，小衣总是不失时机地更换录音带。当然，都是王副厅长最爱听的。有时，王副厅长在车里会接到电话，有时也打出电话，小衣总是能很好地把握背景音乐的声音，不太吵，也不会冷清，总能恰到好处。当

然也不排除私人性比较强的一些电话，小衣这时似乎就没了耳朵，只剩下一张表情专注的脸，十二分专注地开车。王副厅长有什么事似乎也不回避小衣，他习惯在车里给柳琴打一个电话，白天在办公室忙一天了，晚上在回家的途中和柳琴讲上几句温存的话，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。有时就在电话里约好了两人的见面时间和地点。

柳琴是文化厅下属一家影院的经理，她和王副厅长的关系，机关里大部分人都知道。原来柳琴在机关时，两人的关系就有些说不清楚，后来，柳琴到了一家影院当上了副经理，后来又当上了经理，两人似乎就不太避讳什么了，成了公开的秘密。

今天，王副厅长坐在出租车里，无论如何

也没有了和柳琴通话的兴致。出租车离他住的楼还有一段距离时，他便让出租车停下了。他还不适应让人们看到他坐出租车下班的那种眼神。

当王副厅长下了出租车之后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显示的电话号码，知道是小衣打来的。他不知道小衣今天是什么原因没准时送他下班，不管怎么样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。他不理睬小衣的电话，任凭电话不屈不挠地响下去，最后他索性把电话关机。

小衣今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。下午的时候，车队司机好几个人都没有出车，聚在一起没什么事可干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张厅长的司机小梁就说：“咱搓几圈麻将吧”。建议一经小梁提出，便得到了大家积极的响应。

机关上班时间是不允许打麻将的。司机们自己有一间办公室，除厅领导有专职司机外，其他司机都执行临时性任务，有时一天在办公室坐不了几分钟，有时闲着一天也没什么事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他们就经常关起门来打几圈麻将。司机玩麻将时，大都有厅长副厅长的司机参加，这样他们玩得才放心，就是被办公室的领导撞见，一般也不会挨太严厉的批评，顶多说上一句“下不为例，”然后就嘻嘻哈哈地散场了。

在车队司机中，厅长的司机小梁地位最高，然后依次是刘副厅长的司机小诸，王副厅长的司机小衣……他们约定俗成地把小梁叫一把手，小诸是二把手，小衣是三把手……一把手小梁提出搓几圈麻将，小衣就问：“带不带彩？”小梁说：“当然带彩，不带彩还玩什么劲儿？”几

圈下来，小衣手气不好，一局也没开和，白白地拿出去几十元。眼见着就到了下班时间，小梁就说：“还玩吗？”小梁今天手气好，这时他的兜里已有了些进项。小衣这时有些输红了眼，刚抓完一把牌，觉得这回开和的面很大，他要打一个翻身仗，便要继续玩下去。小梁这时退了出去，拉过一个看热闹的司机顶了自己的缺，他准时把车停在了办公楼前。王副厅长呼小衣时，小衣正在关键时刻，有人就说：“三把手都呼你了，你还不去？”

小衣紧张得连呼吸都急促起来，眼看着自己就要开和，这时说什么也不能走。可一直等了半天，自己要碰的那张五条一直没出现，眼睁睁见下家和了。大家就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”输红了眼的小衣说：“再来一把。”有